

在以色列遭遇“人民公社”

文/谢小庆

几百人生活在一起，生活水平大致接近，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

他们没有工资，只领取有限的“零花钱”。所有的大开支都由集体负担，吃饭，住房，大件家电，医疗，养老，儿童教育，继续教育，全部由集体负担。集体食堂以自助餐方式提供丰富的、品种多样的、制作专业的食品，免费不限量供应……

您或许以为我在描述中国的人民公社。但实际上我描述的都是今天以色列人民公社（Kibbutz，基布兹）的现状。1950年代建立起的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绝大多数人当作过时的事物或者历史课本里的遗迹，然而以色列人民公社依然存在并与时俱进。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基布兹（Kibbutz），希伯来语意为“集体定居点”，也有人称为人民公社、集体农庄，最早成立于1909年。当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犹太移民过来开展犹太复国运动。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圣经》上说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受社会主义理想熏陶，他们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个由工人成员拥有的独立农场，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这种类似于我们的人民公社的经济体一直运作下来。目前以色列大约有300个左右的基布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2012年6月24日到7月1日，我走马观花地访问了以色列的7个人民公社（Kibbutz，基布兹），获得了一些直观印象。

自愿原则与严进宽出

从1958年开始，人民公社曾经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过。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与当年中国的人民公社的最重要的区别是自愿原则。加入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完全是自愿的。可以自愿加入，也可以自愿退出。但是加入需要经过严格的准入门槛。

为了生存，为了稳定，人民公社不能养“二流子”，不能养寄生虫。公社成员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IQ（智商），而



▲ 以色列的基布兹，是具有以色列特色的人民公社。

且需要具有一定的EQ（情商）。前者是物质生活水准的保证，后者是成员和谐相处的保证。

出生和成长在公社中的社员的子女们，并不能自动成为公社成员。他们到28岁时才可以提出加入公社的申请。提出申请之后，经过公社社员全体的无记名投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同意，才可以成为公社社员。

如果公社以外的人希望成为公社成员，首先需要先提交简历和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审查，通过面试，才可以开始为期半年的“作客期”。通过了“作客观察”评估，才可以开始为期2年的“实习期”。实习期结束时，如果可以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社成员无记名投票通过，才能成为公社成员。那些不是在公社中长大的人要想进入，比在中国考公务员还要难。

不要说“懒汉”，即使是勤快的申请者，也未必能够通过为期2年半的严格审查，也未必能够在2年半的时间内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公社社员的认可。

成年公社社员的配偶并不能因为婚姻而自动成为公社社员，也需要通过作客期和实习期的考察和全体社员投票，才能成为公社社员。公社社员结婚以后，新媳妇或新女婿可能

申请加入公社，也可能并不申请加入公社。申请加入的人，可能通过投票被接收为公社社员，也可能因在投票中得不到足够支持而被拒绝。于是，就会存在一些“一家两制”的家庭。

在公社中长大的年轻人，有些会选择留在公社，会申请加入公社。另一些会选择离开。今天，选择留下的和选择离开基本上各占一半。

对于选择离开和未被批准加入公社的年轻人，公社会提供3年的经济支持，“扶上马，送一程”。

离开的人中，也会有一些人若干年后又希望回到公社。尽管他们是公社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并不是随时可以回来。他们需要像其他申请者一样提出申请，只有通过审查和投票程序，他们才能重新回到公社。

虽然公社中长大的孩子只有大约一半留在了公社，但外部申请加入公社的人很多。因此，公社并不存在后继无人的忧虑。

公社没有退休制度。他们的理念是，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有益于老人身心健康，可以使老人益寿延年。因此，公社会尽量为老年人安排适合他们做的工作。

一旦老人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之后，则予以供养和护理。一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也可能被送入公社之外的商业养老院中供养，由公社承担费用。

或者说，公社的退休制度与年龄无关，而是与老人的身体状况有关。身体好的老人，80岁还会参加劳动；身体不好的老人，也可能50岁就不再参加劳动。

创业之路

中国山西省昔阳县有一个大寨村。那里，曾经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大寨村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通过自己多年的辛勤劳动，改变了自己家乡的落后面貌。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大都走过这样的一条“大寨之路”。笔者此次访问的位于死海西岸的“美羔羊（Ein Gedi）公社”就是一例。死海西岸是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年降雨量几乎是零。与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相比，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像大寨人一样，“美羔羊公社”的社员们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奇迹。他们在完全“不宜居住”的地方，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迄今也是唯一的有人长期居住的植物园，为自己建设了美丽的家园，使公社的社员都生活在花园一样美丽的环境

中。今天，“美羔羊公社”是国际植物园保护协会会员。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授予美羔羊公社“世界第11奇迹”称号。

在公社发展的早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今天，许多公社已经不再是仅仅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实现了多种经营，许多公社办起了社办企业。

在以色列期间，我参观了世界上著名的AHAVA化妆品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一家社办企业。此外，在我参观的公社中，有一家办有建筑材料工厂，一家办有饲料工厂。多数公社都兼营旅游业。我停留在以色列期间，几乎每天都导游安排在公社食堂吃午饭。

以色列政府对社办企业采取扶持政策。死海的化妆品资源是以色列的“稀土”。对于这种“稀土”，以色列政府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政策。AHAVA化妆品公司就获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死海资源独家特许经营权，不允许其他公司经营死海的化妆品资源，避免其他公司与AHAVA公司竞争。AHAVA面临国际上化妆品行业的激烈竞争，并不会由于政府的保护而失去发展动力。显然，这种保护政策有利于AHAVA公司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了“内斗”。

与之形成对照是处于死海东岸的约旦。约旦像以色列一样拥有死海的化妆品资源，由于没有独家经营的特许，多家小公司互相竞争。这些小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很小。AHAVA公司的一部分原料，购自这些死海东岸的约旦的小公司。

在那些迷信市场乌托邦的人看来，这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保护了少数企业的垄断利益。但是，如果不采取这种特许经营政策，多家公司互相降价竞争，势必使这种“稀土”资源低价流失。这种中国企业鹬蚌相争、外国公司渔翁得利的现象，在许多行业中都存在着。结果，拥有最大稀土储量的中国却没有稀土的定价权，中国的稀土资源只卖出一个“土”价，稀土大国中国至今仍是一个稀土弱国。

对外交流

居住在公社中的并非都是公社社员。例如，在我参观的位于死海东岸的著名的“美羔羊公社”中居住着650人，其中，只有240人是公社社员。其他的人是务工人员 and 借住人员。公社中的许多工作，外包给公社以外的专业化服务公司或个人。在大量使用外来劳工方面，以色列的公社与中国的刘庄、南街、华西等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相似性。

一些公社成员不一定在公社中工作。一些公社社员会外出打工，尤其是那些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如律师、工程

师、教师、科研人员等，如果在公社中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们可以到外面去工作，到公司或学校中去工作。如果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社员身份，就需要将所有收入交给公社，像其他社员一样从公社领取“零花钱”。例如，春池公社医务室的医生不是公社成员，但几名护士都是公社成员。医生和护士的工资都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生的工资直接发给本人，而护士的工资则要交给公社。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许多出身公社的政府高官在担任政府要职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自己公社成员的身份，将自己的工资收入交给公社，从公社领取“零花钱”。离开公职之后，又回到公社中生活。

由于立足于市场经济平台之上，公社存在退出机制，或破产机制。破产的结果有两种，一是被其他的公社兼并，被吸收整合；一是转型为普通的股份制商业公司。

自我调整和完善

公社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新的问题，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今天的公社，与上世纪中叶初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在公社发展的早期，儿童都是共同抚养，集体居住，由专人照看。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做法。儿童仅仅在晚饭前后的时间与家人短暂团聚。之后，就要送回儿童宿舍住宿。由于儿童按照年龄分为几个小组集体住宿，结果，时而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妈妈，晚上，要将几个孩子分别送到不同的儿童小组，让他们在那里过夜。经过投票表决，改变了儿童集体居住的规定。今天，公社的儿童通常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晚上在自己的家中过夜。

又如，最初春池公社成员们穿的衣服都是公用的。脏了，交到洗衣房，从洗衣房领取干净的衣服。那时，衣服被丢失和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衣服被随意毁坏和遗失，公社就衣服原来的“公用方案”和改革的“专用方案”进行了投票。通过投票，采用了“专用方案”。每件衣服都进行编号，做上标记，每个人把自己的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后，只能领取自己专用的、标记自己编号的衣服。衣服“专用”以后，损坏和遗失的情况明显减少了。这种专用方案，一直延续至今。今天，也有一些公社成员不再将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去洗，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洗。

世纪之交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较多年轻人离开公社的情况。今天，这种趋势已经扭转。出现扭转的原因之一是人们

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质量”问题，更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出现扭转的另一个原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使更多的人的选择向“安全”倾斜。

确如有些批评者所言，公社中确实存在社员与非社员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实际上，许多公社中的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达不到公社社员的水准，尤其是那些被公社雇佣的巴勒斯坦人。笔者认为，这些批评者对公社的期许似乎过高了。今天，一部分不将“发大财”作为生活目标的人能够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建立起几个“孤岛”，已经很难了，不必再对他们求全责备。这些“孤岛”在发挥着示范作用。孤岛连成片，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

重塑生活理想

人民公社的生活是一种非消费型的生活，追求的是舒适，简单的生活。公社社员非常注意环境保护。公社成员们既注意社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也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昔日中国人民公社不同的是，以色列的社员们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烹调，集体超市也免费提供各种烹调原料和佐料。社员的消费没有特别的禁忌，社员的“零花钱”基本可以满足自己某些其他的特殊需要。

在公社所体现的共存理念中，已经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的共存，不仅仅是具有不同肤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群之间的共存，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共存。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已经进行了百年的探索。事实上，百年来，以色列人不仅在探索着穷人与富人的共存道路，也在艰难地探索着信奉不同宗教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之路，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共存之路。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固然是一种经济组织，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以积聚财富为目标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意义主要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分享，不是避免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而是保持每个成员的尊严。在公社中，大家都是平等的社员，没有“老板”和“打工仔”之间的区别。

今天，在中国也残存着一些没有公社之名的公社，如河南刘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河北晋州市周家庄、山东西霞等。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自己的共存之路。对于他们的探索，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关注。■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